醒世恒言




醒世恆言 卷二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盛詠豆萁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剖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小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

思伐恐其亂反此類是也

鍋裏煑飯，一卓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撒撥，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个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為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

說得真切動人

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个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个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个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于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

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个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進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閒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樹再來看時其樹無

人整理自然端正枝葉再活花蕊更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个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為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將那花萼樓在陜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為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

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幛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來對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叢詠云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一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信而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

嘗坐汝欺詐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萁傷未已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産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李隆

有此等之法中之句亦不有賓个

你不知廟的弟兄聽著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
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又安黎民樂
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
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來薦則
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
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
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就州縣考个童生還
有幾个爭薦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求上鑽刺

此法今日亦可用了[illegible]

依舊是富貴子弟做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依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好但是舉過其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雖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罷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爲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沿書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孝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卑微無人幇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

小無知終日裡 者番哥哥與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于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滿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豈夫婦之

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雖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个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晝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

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催了脚力登車只帶一个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廉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為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為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个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

可不防其漸也殷中雖如此裔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猶子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亦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爲衆請恐息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非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

遠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父母早背兆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策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為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下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繳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為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問其學業之

進退許實許晉慶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査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于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个兄弟定親自已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産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剖首取廣宅自予說道吾位爲貴官門宜棨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

者石今日都只奉承妙懷了諂背不平賦

田悉歸之。已將磽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夥，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等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只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傾資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个孝弟之人，道恁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明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人人有敗淡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个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个心

口吻之風俗門也可知

滿目言語

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个小兄弟做脊上添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裏把手搖抑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說話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討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脣舌倒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聽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惡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个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難兄難弟齊行華平一門

事非干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强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為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為理之當然，絶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將疑義叩問哥哥。只此為宗，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為，都可憐他兩个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个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个眞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

讓並不推辭豈不是孝他又道義轉財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叫中傳个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个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眞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眞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眞孝廉抱饑饉眞爲玉假爲瓦瓦登廈玉拋野不宜眞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産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兵學負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部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于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

吾爲不肖，有瀆聖聽。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撫養，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讓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謹。忽一日，許武致書于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

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仍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仍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

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是普
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
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
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
母墳塋拜奠了墓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
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
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況且加个請字那時眾
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眾人
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
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是一

明講假有閩風俗

句長文尖邪兩个兄弟文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官鄉尊敖舊依舊儕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眾人被勸只得喫了許武教兩个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眾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上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　亦各飲訖眾人道適纔長老尖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頗得示下許武舉兩个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人只知許武先時流淚不知許武一片苦心說道時猶亦淚也

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个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為你兩个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日不忍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黨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歛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訓兩个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

其意甚佳皆是今人不到處

做族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弗如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為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為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尊得知眾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

不得不哭倒矣

能寬洪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炎涼　哭倒作兄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世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負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于負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産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爲弟輩而自汚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

議論更高

此等父老
非獨世不
多得

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宗親、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將臧弟背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留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个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

老漢與你分剖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遵
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
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房宇窄狹以所作廳房之
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衆父
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人正席飲
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
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贍鄉里可晏許普聞
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
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

義莊贍鄉里嗚呼孝廉讓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擕妻小赴任卻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為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向弟任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

應語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耶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厲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齊回田里日奉其兄爲山水之游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絶至今俱爲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嘆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　今人分產但囂爭
古人自污爲孝義　今人自污爭微利

聿義名高身并萊　微利相爭家共傾
安得盡居孝弟里　却把閒情人愧化

第二卷終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有錢無貌意難和
有貌無錢不可○就是有錢有貌還須著意揣摩
知情識趣俏哥哥此道誰人賽我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寡勢會上的主盟然雖如此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幇襯幇者如鞋之有幇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

天下有心人字想司書

有一分所長，得人襯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諱，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非舊，李亞仙於雪天遇之，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將繡襦包裹，美食供養，與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為鄭元和識趣知情，善於幫襯，所以亞仙心中捨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吃，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取腸煮湯奉之。只

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舊情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李亞仙封做汧國夫人蓮花落打出萬言策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一床錦被遮蓋風月場中反為美談這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生光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太宗嗣位歷傳真仁英神哲共是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勔之徒大興苑囿專務游樂不以朝政為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而起把花錦般一個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

家虧高宗泥馬渡江偏安一隅天下分為南北方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叢中立命　刀鎗隊裡為家
殺戮如同戲耍　搶奪便是生涯

内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六陳鋪兒雖則糶米為生一應麥荳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瑶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閨情一絕為人傳誦詩

云

朱簾寂寂下金鉤　香鴨沉沉冷畫樓
移枕怕驚鴛並宿　挑燈偏惜蕊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莘善因爲自家無子、要尋個養女婿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允許、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方勤王之師雖多、宰相主了和議、不許厮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遷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個個亡魂

喪膽，攜老扶幼，棄家逃命。據說萃善領着譚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同一一般逃難的，背着包裹，結隊而走。

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路消搖餓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懨頭不逢韃虜。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正行之間，誰想韃子倒不曾遇見，却撞着一陣敗殘的官兵。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多背得有包裹，假意吶喊道：韃子來了！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你我不相顧。他就乘機，

亂離之苦，往往有此。然汝所道之法最妥。[illegible]

搶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叫亂中生亂苦上加苦却說莘氏瑤琴被亂軍衝突跌了一交爬起來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道傍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沙死屍横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瑤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挨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饑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却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瑤琴坐于土牆之下哀哀而哭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

從墻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莘善的近鄰平昔是個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慣喫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衝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聽得啼哭之聲慌忙來看瑶琴自小相認今日患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隣分明見了親人一般即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卜大叔可曾見我爹媽麽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正沒盤纏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個謊道你爹和媽尋你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分付我道倘或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

許我厚謝瑤琴雖是聰明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君子
可欺以其方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正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把些與他喫了分付道你爹
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
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把你當女兒你權叫我
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了女子不當穩便瑤琴依
允從此陸路同步水路同舟爹女相稱到了建康府
路上又聞得金兀朮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
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駐蹕改名臨

小人騙局大率如此

安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面暫且飯店中居住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帶那莘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准了店錢止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九媽見瑤琴生得標致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送到王家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親生之女不幸到你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他自然從順不要性急在瑤琴面前又只說九媽是我

至親權時把你寄頓他家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再來領你以此瑶琴欣然而去

可憐絕世聰明女　墮落烟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了瑶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藏于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好言好語去温暖他瑶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啼着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個卜大叔瑶琴道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九媽道他說是你的親爹瑶琴道他姓卜我姓莘遂把汴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

了卜喬引到臨安并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
媽道原來恁地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腳蟹我索性與
你說明罷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
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著粉頭過活家中雖有三四
個養女並沒個出色的愛你生得齊整把做個親女
兒相待待你長成之時包你穿好喫好一生受用瑤
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
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為美娘
教他吹彈歌舞無不盡善長成一十四歲嬌艷非常
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備着厚禮求

兒也有受他標的閙得他岀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掛枝兒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

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那個有福的湯着他身兒也情願一個死

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一來王美不肯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見

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個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鴇兒愛財不顧痛苦那子弟也只博個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當時了到十五謂之摘花在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為過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隻掛枝兒來

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曾與人湯一湯有名無實成何幹儞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

此鴇亦狡矣

娘若還有個好歹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瘵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怕壞了門面來勸女兒接客王美執意不肯說道要我會客時除非見了親生爹媽他肯做主時方纔使得王九媽心裡又惱他又不捨得難為他捱了好些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大富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大財心生一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請至舟中三四個幇閑俱是會中之人猜拳行令做好做歉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扶

到王九媽家樓中臥于床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暑熱又沒幾層衣服媽兒親手伏侍剝得他赤條條任憑金二員外行事金二員外那話兒又非兼人之具輕輕的撑開兩股用些涎沫送將進去比及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已被金二員外耍得勾了欲待掙扎爭奈手足俱軟繇他輕薄了一回直待綠暗紅飛方始雨收雲散正是

雨中花蕊方開罷　鏡裡蛾眉不似前

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鴇兒用計破了身子自憐紅顏命薄遭此强横起來解手穿了衣服自在床邊一

個斑竹榻上，朝着裏壁睡了，暗暗垂淚。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捱得天明，對媽兒說聲：我去也。媽兒要留他時，已自出門去了。從來梳弄的子弟，早起時媽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吃幾日喜酒。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媽連叫詫異，披衣起身上樓，只見美娘卧于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哄他上行，連聲招許多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托病

不肯下樓接客也不肯會面了九媽心下焦燥欲待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腸欲待繇他本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個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快語與美娘甚說得着何不接取他來下個說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個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衷情劉四媽道老身是個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九媽道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你多喫杯茶去免

得說話時口乾劉四媽道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劉四媽喫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叫聲侄女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卓朝下而坐美娘傍坐相陪四媽看他卓上鋪着一幅細絹纔畫得個美人的臉兒還未曾着色四媽稱贊道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偏生遇着你這一個伶俐女兒又好人物又好技藝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臨安走遍可尋出個對兒麽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劉四媽

花柳的說

道老身時常要來看你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閒聞得你恭喜梳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特與九阿姐叫喜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臉通紅低着頭不來答應劉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掇上一步將美娘的手兒牽着叫聲我兒做小娘的不是個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緊似你恁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主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四媽道我兒你便不要銀子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人難道不要出本自古道靠山喫山靠水喫水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一園瓜只看得你是個瓜種九

行向人坊
新制入港

阿姐街你也不比其他你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開得你自梳弄之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是什麼意兒都像你的意昨一家人门似套一般那個把朵葉哄他做娘的撻舉你一分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衆丫頭們批點美娘道孫他批點俏怎地對四媽道阿呀批點是個小東你可耽得門户中的行得麼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到四媽道我們門户人家喫着女兒穿著女兒用着女兒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分明是大户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

窪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美娘道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劉四媽掩着口格格的笑了一聲道不做這樣事可是繇得你的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為你只可惜你聰明標致從小嬌養的要惜你的廉恥存你的體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你不識好歹放着鵝毛不知輕頂着磨子不知重心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你你若執意

不從惹他性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你待走上天去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只得接客却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還要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吊桶已自落在他井裡掙不起了不如千歡萬喜倒在娘的懷裡落得自己快活美娘道奴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劉四媽道我兒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美娘道從良有甚不同之處劉

從良中行私淑猶始可謂如此總地王漢之風情正是斷白

四媽道有個眞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有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如何叫做眞從良大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貪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蠶蛾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眞從良怎麼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着小娘小娘卻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撒漫使錢比及成交卻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子弟明曉得小

娘心腸不對他偏要要他回去揣着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依舊放他出來爲娼接客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撰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如何叫做苦從良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却被他以勢凌之媽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嚴擡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個謂之苦從良如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

交個子弟見他情性溫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樂善無男無女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圖個日前安逸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勾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衆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橫欺瞞又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彆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

良如何時做了從良小娘半老之際風波歷盡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繩捲索白頭到老這個謂之了從良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却是一時之興沒有個長算或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妒忌鬧了幾場發回媽家追取原錢又有個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依舊出來趕趁這謂之不了的從良美娘道如今奴家要從良還是怎地好劉四媽道我兒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美娘道若蒙教導死不忘恩劉四媽道從良一事入門為淨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

更此背說收

說到此便鐵人也該墮淚

便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于此地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幫他幾年趁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件你便要從良也須揀個好主兒這些臭嘴臭臉的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曉得那個該從那個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沒奈何尋個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叫做從良那主兒或是年老的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你却不骯髒了一世比着把你料在水裡還有撲通的一聲響討得傍人叫一聲可惜依着老身

愚見還是俯從人願，還著做娘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豪門，也不辱莫了你。一來風花雪月，趁着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三來你自己也積趲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遇個知心着意的，說得來，話得着，那時老身與你做媒，好模好樣的嫁去，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可不兩得其便。美娘聽說微笑而不言。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便道，老身句句是好話，你依着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激我哩。說罷起身，王九媽伏于樓門之外，一句句都聽得

隔語先行　描神之至

的美娘送劉四媽出房門，擋着了九媽滿面羞慚，縮身退去。王九媽隨着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劉四媽道：「姪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左說右說，一塊硬鐵看看熔做熱汁。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掛枝兒，單說那王九媽說詞一節：

王九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着長，道着短，全沒些破敗。就是醉夢中，被你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

好個烈性的姑娘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白銀十兩兀自你爭我奪王九媽趁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個心滿意足的急切難得正是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話分兩頭再說臨安城淸波門裡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厮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

已在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四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買油生理初時父子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勞碌不得另招個夥計叫做邢權在店相幇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個使女叫做蘭花年已二十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倒下鉤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且蘭花齷齪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

別尋主顧就去勾搭那夥計邢權邢權是望四之人
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個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惟
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趕他出門邢權與蘭花兩
個裡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
撇清說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時與
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拈酸之意邢權又將店中賣
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道朱小官在外賭
博不長進櫃裡銀子幾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初次
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
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朱重是個聰明的孩

子已知那權與蘭花的計較欲待分說惹起是非不小萬一老者不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道店中生意淡薄不消得二人如今讓那主管坐店孩兒情愿挑擔子出去買油買得多少每日納還可不是兩重生意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那權說道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身邊積趲有餘了又怪你不與他定親心中怨悵不願在此相幫要討個出場自去娶老婆做人家哩朱十老嘆口氣道我把他做親兒看成他却如此歹意皇天不祐罷罷不是自身骨血到底黏連不上繇他

去罷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打發出門冬夏衣服和被窩都教他拿去道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不肯收留拜了四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已殺身因謗語　申生喪命爲讒言
親生兒子猶如此　何怪螟蛉受枉冤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曾對兒子說知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在衆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放下被窩等件買巨鎖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父親連走幾日全沒消息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只有臨行時打

發這三兩銀子、不勾本錢做什麼生意、左思右量、
只有油行買賣是熟閒、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還
去挑個賣油擔子、是個穩足的道路、當下置辦了油
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那油坊裡
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況且小小年紀、當初坐
店、今朝挑擔上街、都因那夥計挑撥他出來、心中甚
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窨清的上好淨油與他、簽
子上又明讓他些、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與
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
日儘有些利息、又且儉喫儉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

朱秦二姓各改而定須記着

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廢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常掛着父親思想向來叫做朱重誰知我是姓秦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個因由遂復姓爲秦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復本姓或具劄子奏過朝廷或關白禮部太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誰人曉得他有個道理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汴梁二字將此桶做個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時值二月天氣不暖不寒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

个九晝夜功徳用油必多這挑了油擔來寺中賣油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單單作成他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正是

刻薄不賺錢　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擔出寺其日天氣晴明遊人如蟻秦重遶河而行遥望十景塘桃紅柳綠湖内畫船簫鼓往來遊玩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困倦轉到昭慶寺右邊望個寛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脚近側有

個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籬門裡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門庭清整只見裡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一個女娘後面相送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娘竟進去了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覩准准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烟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方在疑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同着一個垂髫的丫鬟倚門閒看那媽媽一眼瞧着油擔便道阿呀方纔要去買油正好有油擔子在這裡何不與他買

些那丫鬟取了油瓶出來，走到油擔子邊，叫聲賣油的。秦重方纔知覺，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時，明日送來。」那丫鬟也識得幾個字，看見油桶上寫個秦字，就對媽媽道：「那賣油的姓秦。」媽媽也聽得人閒講，有個秦賣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分付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你肯挑來時，與你做個主顧。」秦重道：「承媽媽作成，不敢有誤。」那媽媽與了鬟進去了。秦重心中想道：「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我每日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正欲挑擔起身，只見兩個轎夫擡著

一頂青紬幔的轎子後邊跟著兩個小廝飛也似跑
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廝走進裡面去了
秦重道却又作怪看他接什麼人少頃之間只見兩
個丫鬟一個捧著猩紅的氈包一個拿著湘妃竹攢
花的拜匣都交付與轎夫放在轎座之下那兩個小
廝手中一個抱著琴囊一個捧著幾個手卷腕上掛
碧玉簫一枝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女娘上了轎轎
夫抬起望舊路而去丫鬟小廝俱隨轎步行秦重又
得親炙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子洋洋的去
不過幾步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秦重每常不喫酒

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樓揀個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秦重道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時新菓子一兩楪不用葷菜酒保斟酒時秦重問道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秦重道方纔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這是有名的粉頭叫做王美娘人都稱爲花魁娘子他原是汴京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纔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

[illegible]房不想

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個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喫了數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麽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蝦蟇在陰溝裡想着天鵝肉喫如何到口

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若沿街斷纏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那得做老婆的事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清清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一個做小經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卻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個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從明日為始逐日將本錢扣出餘下的積攢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

省得工夫採作他用了針一

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二一年也差不多了想來想去不覺走到家裡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着許多閑事回來看了自家的床鋪慘然無趣連夜飯也不要喫便上了床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着美人那裡睡得着

只因月貌花容　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來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喫了鎖了門挑着擔子一徑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却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裡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床還蓬着頭

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認得聲音叫聲王媽媽九媽往外一張見是秦賣油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便叫他挑擔進來稱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你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買了秦重應諾挑擔而出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且喜扳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二次不見三次見只是一件特為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

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一擔油儘勾出脫了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賣油來得正好多少不等各各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這一日是個雙日自此日爲始但是單日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裏以賣油爲名去看花魁娘子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日大日小只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又打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包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閒我把他上一上天平見個數目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舖裡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着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着頭紐哩秦

重把銀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雖然架起天平秤出若大若小許多法馬秦重盡包而兌一釐不多一毫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餘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中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個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

兩二錢之數拆一小塊還了火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熏了又熏揀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

雖非富貴豪華客　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取銀兩藏于袖中把房門鎖了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那一時好不高興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今日忽地去做嫖客如何開口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

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濟楚往那裡去貴幹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着臉上前作揖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小可並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那鴇兒是老積年見貌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要嫖一夜或是會一個房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葱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啟齒王九媽道但說何妨且請到裡面客坐裡細講秦

重為賣油時曾到王家整百次這客坐裡交椅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王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對着內裡喚茶少頃丫鬟托出茶來看時却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王九媽看見問道有甚好笑對客全沒些規矩丫鬟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沒有別話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喫盃酒兒九媽道難道喫寡酒一定要嫖了你是個老實人幾時動這風流之興秦重道小可的積誠也非

止一日九媽道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你認得的不知你中意那一位秦重道別個都不要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九媽只道取笑他就變了臉道你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娘麼秦重道小可是個老實人豈有虛情九媽道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竈還不勾半夜歇錢哩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興罷秦重把頭一縮舌頭一伸道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兩九媽見他說耍話却又回嗔作喜帶笑而言道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敲絲其他東道

雜費不在其內。秦重道。原來如此。不為大事。袖中摸出這兜兜裡一大錠放光細絲銀子。遞與鴇兒道。這一錠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着。又摸出一小錠來。也遞與鴇兒。又道。這一小錠重有二兩。相煩備個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有孝順。九媽見了這錠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儘他一句纔好。便道。這十兩銀子。你做經紀的人。積趲不易。還要三思而行。秦重道。小可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費心。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于袖中。道。是便是了。

還有許多煩難哩秦重道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尤媽道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秦重道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婉轉成全其事大恩不敢有忘尤媽見他十分堅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扯開笑口道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只看你緣法如何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還未曾回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詩社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

道在這裡你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何話這幾日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辦下個體面又有句話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不像個上等閒客再來時換件紬段衣服教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老娘也好與你裝謊秦重道小可一一理會得說罷作別出門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到典鋪裡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紬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閒走演習斯文模樣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　先習孔門規矩

丢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個清早便到王九媽

家去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粧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尚們批點且到十景塘散步良久又踅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却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裡閒坐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到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馬夫道韓府裡來接公子的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此時還未曾別遂復轉身到一個飯店之中喫了些見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進得門時王九媽迎着便道老身得罪今日又不得

工夫了恰纔韓公子拉去東庄賞早梅他是個長闘老身不好違拘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這是我家房主又是辭不得的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這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秦小官你真個要闘只索耐心再等幾時不然前日的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秦重道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還遲終無失就是一萬年小可也情願等着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張主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你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了約莫申牌時候有

客設客老身把個實信與你到是越要些越好這是
老身的妙用你休錯怪秦重連聲道不敢不敢道一
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油擔挑往別處去生
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完傍晚時分就打
扮齊整到王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工夫又空走了
一月有餘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大雪方霽西風過
後積雪成冰好不寒冷卻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
半日買賣如前扮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
着道今日你造化已是九分九釐了秦重道這一釐
是欠着什麼九媽道這一釐麼正主兒還不在家秦

重道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自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你且到新人房裡喫杯淨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煩媽媽引路王九媽引着秦重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不是樓房卻是個平屋三間甚是高爽左一間是丫鬟的空房一般有床榻卓椅之類卻是備官舖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鎖着在那裡兩傍又有耳房中間客座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着龍涎香側邊書桌擺設些古玩壁上貼許

多詩稱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下想道外房如
此整齊內室鋪陳必然華麗今夜偏我受用十兩一
夜也不為多九媽讓秦小官坐于客位自己主位相
陪少頃之間丫鬟掌燈過來擡下一張八仙桌兒六
碗時新果子一架攢盒佳餚美醞未供到口香氣撲
人九媽執盞相勸道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
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秦重酒量本不高況兼正事
在心只喫半杯喫了一會便推不飲九媽道秦小官
想餓了且用些飯再喫酒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飯一
喫一添放于秦重面前就是一盞雜和湯鴇兒量高

不用飯以酒相陪秦重喫了一碗就放箸九媽道夜長哩再請些秦重又添了半碗丫鬟提個行燈來說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湯洗了一遍重復穿衣入坐九媽命撤去餚盒用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寺裡的僧都撞過了美娘尚未回來

玉人何處貪歡耍　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表子回家好生氣悶卻被鴇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熱鬧鬧的却是花魁娘子回家了丫鬟

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坐而立只見美娘哭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到于門首醉眼朦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腳問道誰在這裏喫酒九媽道我兒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夫擱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美娘道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轉身便走九媽雙手托開他忙攔住道他是個志誠好人娘不誤你美娘只得轉身移步進房門擡頭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時醉了

急切間不出來便道娘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九媽道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段舖的秦小官人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面善你莫識認錯了做娘的見他來意志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娘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娘的曉得不是了明日與你陪禮一頭說一頭推着美娘的肩頭向前美娘拗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虔婆口　萬般難脫虔婆手

饒君縱有萬千般　不如跟着虔婆走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佯為不聞。美娘萬福
道了，坐了側首，仔細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裡甚是
不悅，嘿嘿無言。喚丫鬟將熱酒來，斟着大鍾。鴇兒只
道他敬客，卻自家一飲而盡。九媽道：我兒醉了，少喫
些麼。美兒那裡依他，答應道：我不醉。一連喫上十來
杯。這是酒後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腳不住。喚丫鬟
開了臥房，點上銀釭，也不卸頭，也不解帶，躧脫了繡
鞋，和衣上床，倒身而臥。鴇兒見女兒如此做作，甚不
過意，對秦重道：小女平日慣了，他專會使性。今日他
心中不知為什麼有些不自在，卻不干你事，休得見

惟秦重道小可豈敢鴇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鴇兒送入臥房向耳傍分付道那人醉了放溫存些又叫道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美娘已在夢中全不答應鴇兒只得去了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抹了桌子叫聲秦小官人安置罷秦重道有熱茶要一壺丫鬟泡了一壺濃茶送進房裡帶轉房門自去耳房中安歇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裏床睡得正熟把錦被壓在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欄杆上又放著一床大紅紵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兒身上把銀燈挑得

亮亮的取了這壺熱茶脫鞋上床挨在美娘身邊左手抱着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

未曾握雨攜雲　也算偎香倚玉

却說美娘睡到半夜醒將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有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着頭只管打乾噦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間忍不住了說時遲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張開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

嚦畢還閉着眼討茶嗽口秦重下床將道袍輕輕脫下放在地平之上提茶壺還是煖的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喫了二碗胸中雖然略覺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舊倒下向裡睡去了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腌臢重重裹着放於床側依然上床擁抱似初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轉來見傍邊睡着一人問道你是那個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記得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道這樣還好又想一想道

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喫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壺煖在懷裡、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棄、飲了兩甌、美娘大驚道髒巴巴的吐在那裡、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裡、秦重道、連衣服裹着藏過在那裡、美娘道、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識趣的人、心裡已有四五分歡喜了、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床小

娘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賣油，遂問道：你實對我說是什麼樣人，為何昨夜在此？秦重道：承花魁娘子下問，小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又看見上轎，心下想慕之極，及積趲銀錢之事，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乾折了許多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責，已為萬幸，況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你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

你來往的秦重道小可單只一身並無妻。小美娘頓了。一頓便道你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只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生平豈敢又作痴想美娘想道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正在沉吟之際丫鬟捧洗臉水進來又是兩碗薑湯秦重洗了臉因夜來未曾脫幘不用梳頭呷了幾口薑湯便要告別美娘道少住不妨還有話說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傍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為人豈不自揣夜來在此實是大

膽權恐他人知道有玷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美
娘聽了一發點頭打發丫鬟出房忙忙的開了減粧取
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昨夜難為了你這銀兩
權奉為資本莫對人說秦重那裏肯受美娘道我的
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休得固遜若
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你之處那件污穢的衣服我
叫丫鬟湔洗乾淨了還你罷秦重道粗衣不煩小娘
子費心小可自會湔洗只是領賜不當美娘道說那
里話將銀子㨪在秦重袖內推他轉身秦重料難推
卻只得受了深深作揖捲了脫下這件齷齪道袍走

出房門打從鴇兒房前經過鴇兒看見叫聲媽媽秦
小官去了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口中叫道秦小
官如何去得恁早秦重道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
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
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害酒辭了客
在家將息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倒把秦重整整的
想了一日有掛枝兒為證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個做經紀本
分人兒那匡你會溫存能軟欵知心知意料你不
是個使性的料你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

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那邢權在朱十老家與蘭花情熱見朱十老病廢在床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俟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卷雙雙的桃之夭夭不知去向次日天明朱十老方知央及鄰里出了個失單尋訪數日並無動靜深悔當日不合爲邢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聞說朱重賃居衆安橋下挑擔賣油不如仍舊收拾他回來老死有靠只怕他記舊恨在心教鄰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朱重一聞此言即日收拾了家火搬

回十老家廝、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所存囊
橐盡數交付秦重、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
整店面、坐櫃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秦字、不
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朱重捶胸大
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
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喪安葬、事事成禮、鄰里皆稱
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鋪、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
從來生意原好、却被邢權刻剝存私、將主顧弄斷了
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
前越盛、朱重單身獨自、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有個

情節好

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忽一日引着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莘善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因那年避亂南奔被官兵冲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口淒淒惶惶東逃西竄胡亂的過了幾年今日聞臨安興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彼誠恐女兒流落此地特來尋訪又沒消息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逼逐無可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舖要尋個賣油幫手自己曾開過六陳舖子賣油之事都則在行况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故此央金中引薦到來朱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

人，不覺感傷。旣然無處投奔，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着令愛消息，再作區處。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連渾家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收拾一間空房，安頓他老夫妻在內。兩口兒也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重甚是歡喜。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爲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閑的不看在眼，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方纔肯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閣下去。正是

曾觀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眞個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如意之處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喫醋挑槽或自已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熱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段事端來却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父親吳岳見爲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新從父親任上回來廣有金銀平昔間也喜賭錢喫酒三瓦兩舍走動聞得花魁娘子之名未曾識面屢屢遣人來約欲要闘

他美娘聞他氣質不好不願相接托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着閑漢們說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其時清明節屆家家掃墓處處踏青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曾完得分付家中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閉了房門焚起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只聽得外面沸騰却是吳八公子領着十餘個狠僕來接美娘遊湖因見鴇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火直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却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

在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家這些套子怎地瞞得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腳踢開美娘躲身不迭被公子看見不由分說教兩個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兀自亂嚷亂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個影兒吳家狠僕牽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管他弓鞋窄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得意直到西湖口將美娘攙下了湖船方纔放手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繡中養成珍寶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賤下了船對着船頭掩面大

哭吳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而坐狠僕侍立于傍一面分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小賤人小娼根不受人擡舉再哭時就討打了美娘那里怕他哭之不已船至湖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內自己先上去了却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美娘抱住了欄干那里肯去只是嚎哭吳八公子也覺沒興自己吃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船自來扯美娘美娘雙脚亂跳哭聲愈高八公子大怒教狠僕扶去簪珥美娘蓬着頭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被家童們

俠作公子道你撒賴便怕你不成就是死了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不爲大事只是送你一條性命也是罪過你住了啼哭時我就放你回去不難爲你美娘聽說放他回去眞個住了哭入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雙腳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笋相似教狠僕扶他上岸罵道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却沒人相送說罷一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

焚琴煑鶴從來有　惜玉憐香幾個知

美娘赤了腳寸步難行思想自己才貌兩全只爲落

于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着、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爲高、只是死得沒些名目、枉自享個盛名、到此地位、看着村庄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嘴、哄我落坑墮塹、致有今日、自古紅顏薄命、亦未必如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事有偶然、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祭掃過了、打發祭物下船、自己步回、從此經過、聞得哭聲、上前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玉貌花容、從來無兩、如何不認得、喫了一驚道、花魁娘子、如何這般模樣

與正相要
不亂用劈

頻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厮熟、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中十分疼痛、亦為之流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裹脚、親手與他拭淚、又與他挽起青絲、再三把好言寬解、等待美娘哭定、忙去喚個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送、直到王九媽家、九媽不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況且鴇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

人情冷暖不獨妓家誠然如此人情即此已極無聊不可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了朱家的店業手頭活動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女兒哭了大苦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只已向聽秦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娘如何肯放道我一向有心于你恨不得你見面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鴇兒也來挽留秦重喜出望外是夜美娘吹彈歌舞曲盡生平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喜得魄蕩魂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寢雲雨之事其美滿更不必言

一個是足力後生一個是慣情女子這邊說三年

懷想費幾多殺夢勞魂邪遇施一夜相思落號作
粘皮貼肉一個謝前番幫襯今番恩上加恩
個謝今夜總成兆前衣受中添受紅粉妓俏紺紗
愈雞伯留痕賣油郎打潑油瓶被窩沾濕可笑村
兒乾折本作成小了弄風流

雲雨已罷美娘道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休得推托秦重道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將就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豈有推托之理美娘道我要嫁你秦重笑道小娘子就嫁一萬個也還不數到小可頭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美娘道這話實是真心

怎說取笑二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爲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悞了終身大事以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況聞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烟花賤質情願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於君前表白我這片誠心也强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没名没目惹人笑話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秦重道小娘子休得悲傷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托

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布也是力不從心了美娘道這却不妨不瞞你說我只爲從良一事預先積趲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秦重道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美娘道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秦重道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從美娘道我自有道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直說到天明原來黃翰林的衙內韓尚書的公子齊太尉的舍人這幾個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美娘只推要用陸續取到密地約

下秦重教他收留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擡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劉四媽道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你要從那一個美娘道姨娘你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語是個真從良樂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了不絕的勾當只要姨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姪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奉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劉四媽看見這金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自家兒女又是美事如何要你的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

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只是你的娘把你當個搖錢之樹等閑也不輕放你出去怕不要千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麽也得老身見他一見與他講通方好美娘道姨娘莫管閑事只當你姪女自家贖身便了劉四媽道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美娘道不曉得四媽道你且在我家便飯待老身先到你家與媽媽講講得通時然後來報你劉四媽僱乘轎子擡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訴了一遍四媽道我們行戶人家到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盡可賺錢又且安穩不

認什麼名就接了到是日日不空的好友只爲虛名
大了好似一塊羶魚落地螞蟻兒都要鑽他雖然熱
鬧却也不得自在說便許多一夜也只是個虛名那
些王孫公子來一遍動不動有幾個幫閒連宵達日
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個個要奉承不得他到一
些不到之處口裡就出村唧噥噥的罵人還要惱
損你家火又不好告訴得他家主受了若干悶氣況
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内又有幾日
官身走些衙門弄了你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
一邊歡喜少不得一邊怪了就是耍八公子這一個風

鼻[illegible]有[illegible]　勁作教[illegible]　是出氣

波[illegible]殺人的萬一失蹉却不連本送了官宦人家與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虧著你家查媚高太平沒事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低悔之無及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還要與你家索鬧姪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這一件乃是個惹禍之本九媽道便是這件老身好不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有名有稱的人又不是下賤之人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寡氣當初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個虛名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慣了他情性驕了他氣質動不

又見一句

勤自作自主逢着客來便要接便接他若不情願時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劉四媽道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有個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着鬼胎過日劉四媽道此言甚妙賣了他一個就討得五六個若湊巧撞得着相應的十來個也討得的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算計過來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討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歉做張做智的不肯若有好主兒妹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丫

頭不肯特請還來你撺掇這丫頭做娘的話也不聽只你說得他信話得他轉劉四媽呵呵大笑道做妹子的此來正為與姪女做媒你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九媽道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們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容他走動少不得要他千金劉四媽道待妹子去講若肯出這個數目做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着時就不來了臨行時又故意問道姪女今日在那裡王九媽道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喫了吳八公子的虧怕他還來淘氣

熱日裡撞個轎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黄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盤星、也不容侄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却莫要捉班做勢、九媽道、一言既出、並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聲聒噪、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黑論黃雌陸賈　說長話短女隨何
若還都像虔婆口　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我對你媽媽如此說、這般講、你媽媽已自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

個成美娘道銀子已曾辦下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四媽道既然約定老身自然到宅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題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所事如何四媽道十有八九只不曾與姪女說過四媽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叫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你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兒在那裏美娘指着床頭道在這幾隻皮箱裏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算來足勾千金之數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

內流涎想道小小年紀這等有肚腸不知如何說法積下許多東西我家這幾個粉頭一般接客趕得着他那裡不要說不會生發就是有幾文錢作荷包裡閒時買瓜子磕買糖兒喫兩條脚帶破了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着年將滿了若干錢鈔臨出門還有這一注大財又是取諸宮中不勞餘力這是心中暗想之語却不曾說出來美娘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疋潞紬兩股寶釵一對鳳頭玉簪放在卓上道這幾件東西奉與姨娘爲伐柯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

劉四媽說話句句入信以見美娘不苦

鴇兒又添此一段閒話

九媽說道。姪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價。並不短少分毫。比着孤老贖身更好。省得閑漢們從中說合。費酒費漿。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王九媽聽得說女兒床箱內有許多東西。到有個嚇然之色。你道却是為何。世間只有鴇兒最狠。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裏。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鴇兒曉得些風聲。專等女兒出門。撬開箱鑰。翻箱倒籠取個罄空。只為美娘盛名之下。相交都是大頭兒。替做娘的挣得錢鈔。又且性格有些古怪。等閑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裏面。鴇兒的脚也不搠進去。誰知他如此

有錢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甚便猜着了遂愀道九
阿姐你作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就是你女自家積
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時也花費了
或是他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你也那裡
知道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
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趕他出門少不得
頭上脚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
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料然一絲一線不費
你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鱉在腰胯裡的
他就贖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兒倘然他掙得好時

時月節怕他不孝順你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爹親娘你也還去做得著他的外婆受用處正有哩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一封封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說道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王九媽雖同是個鴇兒到是個老實頭但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主東西便叫亡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趁姨娘在此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借姨娘家住

一兩日擇吉從長求如姨娘允否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生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成一事便道正該如此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是鴇兒家中之物一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爹假媽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劉家去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頓下美娘行李眾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是晚朱重差莘善到劉四媽家討信已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簫鼓樂娶親劉四媽

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

雖然舊事風流，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莘善老夫婦請新人相見，各各相認，吃了一驚。問起根由，至親三口，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夫妻二人重新拜見。親鄰聞知，無不駭然。是日整備筵席，慶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三朝之後，美娘教丈夫備下幾副厚禮，分送舊相知各宅，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并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

送無不感激滿月之後美娘將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吳綾蜀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鑰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鋪生理都是丈人莘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驅奴使婢甚有氣象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于各寺廟喜捨合殿油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靈隱法相淨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卻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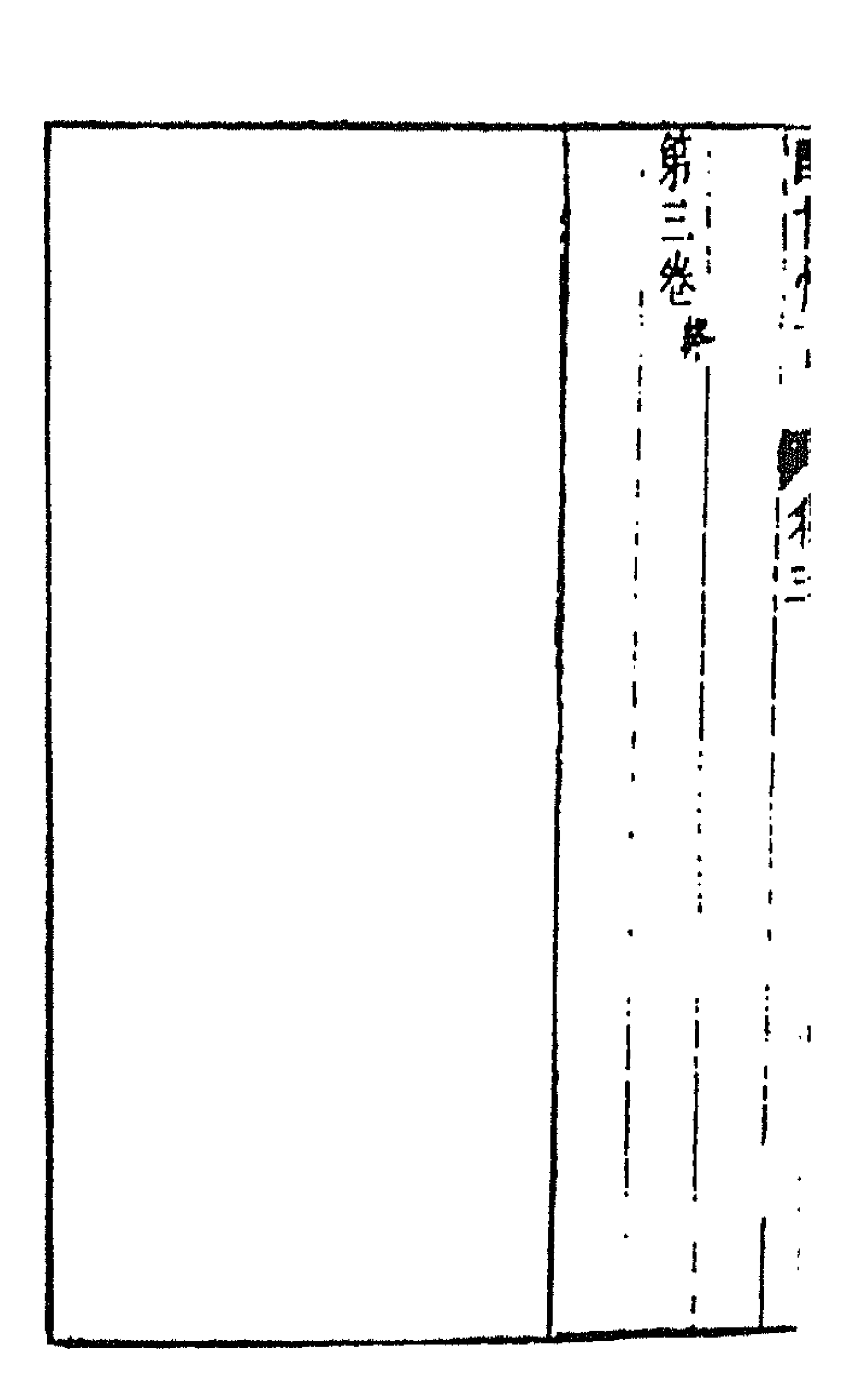
人挑了一擔香油三擔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來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魁岸非復幼時面目秦公那裡認得他是兒子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秦字又有汴梁二字心中甚以為奇也是天然湊巧剛剛到上天竺偏用著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朱重聽得問聲帶着汴梁人的土音便問道老香火你問他怎麼莫非也是汴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姓甚名誰為何在此出家

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某年
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
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為年老多病、不曾下
山問得信息、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孩兒便是
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買賣、正為要訪求父親下落、故
此于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個標識、誰知此地相
逢、真乃天與其便、眾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
會、各各稱奇、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
宿、各敘情節、次日取出中天竺、下天竺兩個疏頭換
過、內中朱重、仍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

已果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同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喫素持齋不願隨兒子回家秦重道父親別了八年孩兒有缺侍奉況孩兒新娶媳婦也得拜見公公方是秦公只得依允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中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堂設坐同妻莘氏雙雙拜見親家莘公親母阮氏齊來見禮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肯開葷素酒素食次日隣里斂錢稱賀一則新婚二則新領花家眷團圓三則父子重逢四則秦小官歸宗復姓共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喫了幾日喜酒秦公不願家居

思想上天竺大士處潔淨出家秦重不敢違親之志捐銀二百兩于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按月送去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餘端坐而化遺命葬于本山此是後話却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市語凡誇人善于幫襯都叫做秦小官又叫賣油郎有詩爲證

春來處處百花新　蜂蝶紛紛競採春
堪愛豪家多子弟　風流不及賣油人



第三卷終